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九.

吳先生聽我說要去修行，首先考慮到的是接替的人員問題，與我約定再做三天。老馬聽了大罵我荒唐，他很瞭解我的情形，認定我只是一時想不開。事實上我的確是想不開，但除此之外，我已經無路可走了。

「你當然輕鬆，一個人說來就來，說走就走，但是你在臺灣的親友會怎樣想？」

「假如我的選擇是對的，我相信他們會祝福我。萬一錯了，也可以還俗，又沒什麼損失。」

他不再勸我，只是拼命搖頭。

狂歡節已近尾聲，喧鬧的聲浪逐漸低沉。人們無精打采地拖著無力的步子，走向溫暖的家。少數意猶未盡的人，仍依依不捨地徘徊在滿是碎紙殘屑的街頭。

正要結帳關門時，突然覺得眼前一亮，凱洛琳出現在餐館門口。顯然是道心不淨，我立刻忘了當前的的心境，很高興地迎了上去。

她還是那身打扮，像極了逃家的孩子。她對我笑笑，點點頭。我想到了結伴旅行，如果她也是單身一人，該有多好。

東尼緊跟在她後面，身後跟著尼奧與秀子。

我忙招呼他們坐下，送上茶，讓他們點了菜。

我用英語問凱洛琳：「狂歡節玩得愉快嗎？」

她淡淡的道：「可以！」

東尼插口道：「她根本沒玩，她覺得沒意思。」

我表示自己見多識廣：「美國的花樣不同，有水仙花車，玫瑰花車……」

她不屑地把臉掉向一邊，作噁心狀：「拜托！」

東尼看到我很窘，忙拉過一張椅子來，要我坐下聊聊。

「不行，還有客人。」

他四下看了一眼，說：「你總不必侍候那些桌子、椅子吧？」

尼奧和秀子老是微笑著，除了欣賞菜肴之外，不大開口。凱洛琳也默默不語，難得表示意見，只有東尼和我滔滔不絕。

上菜後，東尼忙著吃，我藉著這個空擋，向他們提起要去修道院的事。

尼奧一直聽著，最後問我：「你進修道院的目的是希望旅行？」

「當然能這樣最理想。」我含糊地說。

「那你旅行的目的又是什麼呢？」他逼進一步。

我想了一下，這個問題很難回答，但是我也不甘示弱。尤其是席間每一個人都在等待我的意見。我說：「第一，我想擺脫目前的生活方式。其次，我要體會一下西方社會的生活。第三，我要瞭解人的本質到底是什麼？」

東尼馬上追著問：「你對宗教有什麼看法？」

「到目前為止，我是無神論者。」我說：「但是，我認為宇宙既然如此費解，就必然有個超然的力量。同時，人又如此的脆弱，也必須有個可以寄托的希望。只是，這個超然的力量，絕非目前任何一種宗教可以代表。」

東尼興奮地搓著雙手，對凱洛琳說：「你看，我說的不錯吧？我們是不會寂寞的！」同時，他又和尼奧用西班牙語交談了幾句。然後用英語問我：「我們以往從來沒有談過這些問題吧？」

我覺得很奇怪，難道說他有什麼弦外之音？「當然沒有！」

他對凱洛琳做個鬼臉，然後伸過手來，拍拍我的肩膀，改用巴西話說：「朱，你和我以往的想法一樣，現在我已經有了答案，你卻還在摸索。」

我有些不解：「什麼答案？」

「一個宇宙中的真神！」

「真神？」

他充滿自信：「如果你看到了所有的證據，一定也會相信的。」

這時，尼奧也開口了：「以你們東方人的智慧，一定比我們更容易接受真理。」

我聽得有些糊塗了，試著問道：「你們在傳教？」

「不！我們在一起研討真理。」尼奧回答。

我又問凱洛琳：「妳呢？」

她笑著，拼命搖頭：「別問我，這一切不與我相干！」

東尼連忙解釋：「她剛剛參加，還沒有進入情況。」

這番談話令我心中一驚，想不到東尼竟與這些嬉皮混在一起，更想不到凱洛琳居然也有份。嬉皮素來不務正業，朝不保夕，他們卻有能力來吃館子，小費又給得特別多。

我忘不了第一次見到凱洛琳時，她曾淚珠輕彈。再把這些畫面湊到一起，莫非他們是個誘拐青年的組織？

直覺告訴我，敬鬼神而遠之，這種人心黑手辣，惹不得。但是，我再自問，怕他們什麼呢？一個已經決定要出家的人，還能抱有這些是非之心嗎？

在思潮起伏中，另外一個念頭又油然浮起。萬一他們真是個不法團體，我正該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，先打入他們的組織，再揭發他們！

於是我說：「我很想多瞭解一些，不知道有沒有可能？」

東尼試探地望著尼奧，尼奧點點頭。東尼得到了首肯，高興地說：「歡迎之至，老實說，前幾次與你聊天時，我就知道你會對我們的研究有興趣。」

好傢伙，說不定他們已對我下過功夫，做過調查。一個舉目無親的異鄉人，事業失敗，走投無路，正是理想的人選！再如瞭解了我做事衝動，滿腦子幻想的個性，就更容易利用我這種人了。

這餐飯一直吃到十二點多，結完帳，他們問我要不要去「家中」坐坐。

「我們就住在後面半山，很近！」東尼說。